

“拆”与“织”：反讽策略织就“阿特伍德之网”

吕晓潇

(山东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摘要:《珀涅罗珀记》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智慧与“神话之光”在反讽这面多棱镜上的折射与辉映。正是借助于既具颠覆性又兼包容性的反讽,阿特伍德得以实践其“拆”与“织”的技艺。“阿特伍德之网”织进了女人间的友爱、嫉妒和背叛,织进了女性对男性强权的控诉,也织进了阿特伍德对过去的洞察、对现代的反思。女性主体自我言说的颠覆力量在珀涅罗珀谐谑调侃式的语言中得以彰显,具有悲喜交融戏剧效果的情境反讽则凸显出《珀涅罗珀记》关注女性生存与发展的主题意旨,而对照性反讽图式解构了逻格斯中心主义所弘扬的二元对立,揭示出充满悖论与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阿特伍德之网”悖论性地融“拆”与“织”于一体、解构与建构于一身,体现了阿特伍德在碎片中求完整、在断裂中求弥合的艺术诉求以及追求多元、消解权威、包容差异、和谐共存的寓意。

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珀涅罗珀记》;反讽;神话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11)05-0058-08

逻各斯(logos)虽然全方位地提升了人的生活品质,却不能使人逃避虚无与对死亡的恐惧。正是线性的、囿于因果关系的理性思维方式成为人类探求人生深层意义和勘破谜团的桎梏。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使人再次亲近久已疏离的神话(mythos)。如果说逻各斯教会人如何(how)活着,神话则指明人为何(why)活着。只有重新接受神话的精神指引,人类才有可能走出困境,达至事物的真谛。“我们需要神话所蕴含的包容性来接受这个世界的多元异质性;我们需要神话所赋予的同情心来对抗现代社会的冷漠和疏离,而我们更需要神话来帮助 we 创造新的精神维度,去体验一种新的超验价值;神话的洞察力将成为拯救我们的力量”。^[1]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因此称:“强大的神话是不会消逝的。有时它们会沉寂,但绝不会消亡。它们在黑暗中原路折回,重新展现自己。它们改变了妆容,转换了音调。它们用新的语言言说,呈现新的涵义。”^{[2]5}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阿特伍德用一部《珀涅罗珀记》重新召回人们对史诗《奥德赛》的遥远回忆。

阿特伍德文本编织的技艺历来为评论家所称赏。在《珀涅罗珀记》的创作中,阿特伍德不吝才情,尝试多种表现手法:文体杂糅——传统第一人称叙事、诗歌、韵律、民谣甚至演讲和庭审交相辉映;对古希腊戏剧结构的戏拟;与史诗《奥德赛》的互文;反讽^①手法的运用;以及多声部的复调。“与死者协商”的阿特伍德凭着丰

收稿日期: 2010-10-31

基金项目: 山东科技大学科学研究“春蕾计划”项目“语言与自我”(2009BWZ033)

作者简介: 吕晓潇(1977-),女,山东淄博人,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① 反讽(irony)是西方文论中一个意义繁复、不断流变的概念。在古希腊,反讽主要充当辞格使用,是整个辩论使用的语言策略;18世纪,它成为美学意义上的“哲学反讽”,恰如卡尔·佐尔格所言,真正的反讽“始自对整个世界命运的沉思”。参见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D.C.米克所著《论反讽》一书第28页。而20世纪的新批评文论则将作为语言现象的反讽与作为哲学现象的反讽紧密结合起来,使之“既有表面又有深度,既暧昧又透明,既使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形式层次,又引导它投向内容层次”。参见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著《珀涅罗珀记》一书第7页。时至今日,反讽既是一种修辞手段,又是一种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反讽的核心特点是言意悖反,通过文本世界与意义世界间的冲突,凸显审美张力。反讽所带来的这种意义繁丰、方式隐曲的美学效果吸引了众多文学创作者的关注,反讽的审美范畴也随之从诗歌领域拓展到其他文学领域,成为一种极富创造性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手段,不可避免地受到众多女性作家的青睐。可以说,几乎所有当代女性作家都在致力于用变幻多端的艺术世界来检视当今社会的多重讽刺。她们不仅描述女性在追求权利与自我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障碍,而且试图通过反讽与想象(fantasy)的叙事策略来跨越这些障碍。因此,反讽与想象已成为当代女性作家在质疑挑战传统性别观念时广泛应用的写作手段。参见Creative Books 1999年版M. Prabhakar 所著 *Feminism/Postmodernism: Margaret Atwood's Fiction* 一书第26页。

富的想象力驰骋于变换的时空之间,将神话的宝藏带回人世。^①而反讽就是一面多棱镜,阿特伍德的智慧与“神话之光”^②在这面多棱镜上折射、辉映,形成灿烂夺目的《珀涅罗珀记》。阿特伍德以审视的目光重访过去,与过去的艺术和社会展开一场有反讽意义的对话。在后现代语境中,反讽在反驳“严肃”艺术自命不凡的普世化原理时所具有的颠覆潜力是毋庸置疑的^{[3]25};它以评判的态度使过去与现在互相面对,使二者均以对方为参照接受审视。^{[3]55}凭借反讽的颠覆性力量,阿特伍德“不仅将史诗故事从其类型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也将珀涅罗珀及其十二个女仆从传统叙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4]111}史诗中奥德赛的传奇故事被消解在珀涅罗珀和女仆的叙述声音中。珀涅罗珀婉转平实而又不失机智跳脱的叙述与女仆们形式多变的咏叹经纬交错,共同织就一张“珀涅罗珀的织网”。^{[5]97}这张网细细密密,织进了女人间的友爱、嫉妒和背叛,织进了女性对男性强权的控诉,也织进了阿特伍德对过去的洞察、对现代的反思。“珀涅罗珀之网”悖论性地融“拆”与“织”于一体、解构与建构于一身,与反讽所体现的颠覆性、包容性相互印证、互为经纬,共同建构起作品的叙事框架,体现了阿特伍德在碎片中求完整、在断裂中求弥合的艺术诉求。

一、言语反讽:谐谑调侃彰显话语力量

弗莱认为,反讽手法的目的就在于获得一种全面和谐的见解,在于表明人们对生活的复杂性或价值观的相对性有所认识,在于传达比直接陈述更广博、更丰富的意蕴。^{[6]35}阿特伍德在言语反讽^③上主要使用了谐谑调侃式的语言^④,这也构成了珀涅罗珀叙述话语的主要基调。

嘲讽的微笑下掩藏着女性无奈的辛酸和受压制的愤怒,女性也只有借助于语言来克服自身的焦虑与恐惧,展现革命性的颠覆力量。珀涅罗珀作为超然的反讽者,揭示了史诗宏阔激昂的叙事下所掩藏的男人的自私、残忍与虚伪,以及女性在男性主导的两性关系中所受到的伤害。而珀涅罗珀之所以能够畅所欲言的前提是,作为一个摆脱了现世束缚的灵魂:“我已是死人,因而无所不知”^{[5]2};在生前面对男权的狂暴与虚伪,她只能“三缄其口;或者,若要张嘴的话,说的都是他的好话。”^{[5]3}只有等到“其他人都气数已尽”,^{[5]4}才轮到她来编故事。这既是对女性在男性主导话语体系中失语现象的反讽,也体现了肖沃尔特(Showalter)所倡导的女性主体的自我言说。因为主体性是语言的一种根本属性:“正是在语言当中,也正是通过语言,人类才能将自身形成一个主体,因为只有语言才能在现实中,在它的现实中,建立起‘自我’的概念”。^{[3]228}对于女性来讲,只有主动去言说,才有可能摆脱被思索、被创造的纯客体地位,努力成为主动想象和思索的人,男性主体地位才会被削弱,女性的颠覆力量就此显现。^[7]可以说,珀涅罗珀谐谑调侃式的语言是与强调理性逻辑和一统化(totalization)的宏大男性叙事相对立的,是一种更加灵动跳脱的诗化语言。正是这种出于珀涅罗珀想象力

① 阿特伍德在谈及写作时曾说:“死者或许守着宝藏,但这宝藏是无用的。除非它能被带回人世,再度进入时间——也就意味着进入观众的领域,读者的领域,变化的领域”。参见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玛格丽特·艾特伍德所著《与死者协商》一书第123页。

② 一直以来,神话及神化意识一直作为光明的对立面而存在,是人类文化、人类心理中的阴影部分,科学理性才是照亮人类世界的惟一光源。卡西尔的神话哲学则要揭示人类生命中存在的神话之光,他认为,只要人放弃了理性的片面性立场,而将文化放到一种更为开放的文化批判视野下,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都会显露出自己特有的面貌来,人的生命之光也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高乐田所著《神话之光与神话之镜:卡西尔神话哲学的一个价值论视角》一书第11页。

③ 言语反讽(verbal irony)立足于语言修辞技巧,是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反讽类型。米克强调,表象和事实的对照是反讽的基本特征。在言语反讽里,这种对照有时是文本与语境间形成的对照。陈述只有与语境中的事实相抵触时,才构成反讽。参见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D. C. 米克所著《论反讽》一书第81页。也可以理解为,当叙述者表面所传达的态度或评价与其真实意图不同或相反时,就产生了言语反讽。叙述者利用反讽语言来传递嘲弄、批判、否定或幽默、亲昵、认同等不同的情感意味。而读者要想准确把握这些情感意蕴,就要了解言语反讽存在的特殊语境,即“理解这种反讽的能力取决于是否能正确理解某一特定文章的上下文关系,及其社会和伦理的总的背景”。参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罗吉·福勒所著《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一书第145页。

④ 所谓谐谑调侃式的语言,就是那种以运用言语去嘲弄对象为主要特色的话语形态,而被嘲弄的对象往往是传统文化或主流价值观。参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版王一川所著《中国形象诗学》一书第77页。

的言说,“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8]使她直抒胸臆、一吐为快,女性话语的颠覆力量也在珀涅罗珀的谐谑调侃中彰显出来——语言化作无形的武器,以四两拨千斤之势,将似乎牢不可摧的男权话语分解得支离破碎。

珀涅罗珀带着死后勘破世事的达观,用戏谑的口吻道破其婚姻的实质,并不惜自我调侃:“我明白他们追逐的不是我,不是‘鸭子珀涅罗珀’。仅仅是与我俱来的东西——皇亲国戚、那堆亮晶晶的破烂。绝不会有人为赢得我的爱情而甘愿舍身。”^{[5]28}“于是我就这样像一袋肉似的被交给了奥德修斯。”^{[5]36}婚姻的神圣性荡然无存,其本质就是权力的争夺、物质的交易,是男人为满足权力的欲望而乐此不疲的游戏,而女人则被迫充当交易的筹码。婚礼上闹洞房的仪式更是暗示了婚姻的暴力实质:“床上花团锦簇,门槛撒过了水,祭酒也准备停当。守门人立于门外以防惊恐的新娘夺门而逃,同时也阻止她的亲友闻其尖叫时破门而入。所有这些只是在演戏:仿佛新娘是被拐骗来的,而婚姻的美满就该是一种被认可的掳掠。应该是一种征服,一种对敌人的蹂躏,一次戏仿的杀戮。是应该见血的。”^{[5]39}“花团锦簇”的喜庆气氛与“蹂躏”“杀戮”的暴力氛围并置所形成的悖谬意象,以及“婚姻的美满就该是一种被认可的掳掠”这个悖论,共同揭示了婚姻自身的反讽实质——婚姻既是人们心目中幻化的幸福港湾,又是一个扭曲男女关系的制度化载体。无论是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还是被物化的女性,都是传统价值观念的牺牲品。

对于史诗中的英雄丈夫奥德修斯,珀涅罗珀更是不吝自己的谐谑才能。她时而调侃他是一个“粗俗的傻瓜”^{[5]34}、一个“不知羞耻的骗子”^{[5]144},时而又不动声色地转述传说中的奥德修斯:“一些人说,奥德修斯及其人马在第一个停靠港喝醉了,他的手下造反了;其他人说不,他的手下吃了一种有魔力的植物,失去了记忆,奥德修斯将他们缚住送上船,从而挽救了他们。一些人说奥德修斯与独眼巨人干了一架;另一位说不,那只是个独眼的客栈老板,而打架不过是因为没付账。……一些人说奥德修斯来到一座被施了魔法的小岛,成为一位仙女的座上客;……其他人说不,那不过是家昂贵的妓院,而他则吃了老鸨的白食。”^{[5]69-70}珀涅罗珀故意将史诗中惊心动魄的英雄历险与小道消息、谣言八卦并置一处。在这些流言蜚语的解构下,奥德修斯所谓斗妖怪、遇仙女的传奇经历无非是男人的牛皮大话。史诗中神圣激昂的叙述声音戛然而止,奥德修斯从英雄的神坛上重重跌落下来。神性与世俗、表象与事实两相对照,反讽意蕴不言而喻。“珀涅罗珀颠覆性的讲述体现了阿特伍德与史诗《奥德赛》的对话。通过反讽,奥德修斯传奇经历的神性丧失殆尽。”^{[4]9}

如同珀涅罗珀所织的寿衣,拆解是为了编织。在颠覆男权话语的同时,珀涅罗珀确立起自身的主体性,将那些曾经被遮蔽的属于女性的历史(尽管有些不堪回首)重新带回到读者的视野。因为“死者在时间之外, [...] 能知道过去也能知道未来”,^{[9]121}活在当下的人只有认真聆听死者传递的信息,才可能逾越时空的障碍,勘破生死的秘密,更加从容诗意地生活。

二、情境反讽:悲喜交融关注女性命运

与注重语言修辞的言语反讽相比,情境反讽大大扩展了反讽的空间和维度,从而在某一情境中追求整体化的反讽效果。^①如果说言语反讽强调言辞的讽刺性,情境反讽则往往具有喜剧性、悲剧性或“哲理性”。^{[10]75}在这些或喜或悲的戏剧性外观下,隐藏的是对生存境遇和人生价值的深层探求,阿特伍德运用情境反讽所具有的悲喜交融的戏剧效果来凸显作品关注女性生存与发展的主题意旨。

在表现女仆们的不幸运时,人物的预想与结果产生巨大的反差,带来强烈的戏剧效果。女仆们受王后

① 米克认为,言语反讽让人站在反讽者的立场上,而情境反讽(situational irony)则让人站在观察者的立场上。也许事件的每个局部都十分正常,但反讽观察者“超然地置身于所见场面之外”,纵览全局,才能看到不同局部并置一处所带来的荒诞效果。参见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D. C. 米克所著《论反讽》一书第94页。情境反讽在作品中有多种表现:小说氛围或人物话语与其内心流露不一致而形成巨大的反差;小说人物行为或预想随情节发展而发生逆转或遭遇挫折;小说人物言行与既定社会准则相抵触等等。阿特伍德在《珀涅罗珀记》中主要运用了前两种情境反讽。

珀涅罗帕的指示去求婚者当中充当眼线和耳目,“用一切她们能想到的诱惑人的招数”^{[5]96}去打探消息。在她们被求婚者强暴后,珀涅罗帕安慰道:“这是为主人效劳的一种方式,他回家后一定会对你们非常满意。”^{[5]96}为主人效劳,或许能够得到主人的欢心与奖赏,这些美好猜想使受到蹂躏的女仆们“觉得好受了些”,^{[5]96}而最终她们得到的“酬劳”却是被主人冷酷地吊死。这种预想与结果之间的巨大反差促使读者嗟叹女仆们的悲剧命运——作为奴隶,她们被主人随意践踏;作为女人,她们成为男性捍卫父权的牺牲品。在表现女仆惨死后对奥德修斯的愤恨之情时,阿特伍德没有用“挽诗”,却别出心裁地采用了“情歌”的体裁。^{[5]160-162}女仆们用轻快活泼、情意绵绵甚至有些轻佻的歌词来展现自己是如何被主人玩弄并屠戮的,在看似荒诞不经、冷嘲热讽、玩世不恭之中蕴含了沉重和苦闷、眼泪和痛苦、忧郁和残酷。悲剧内容与喜剧形式交织混杂,苦涩的笑声中包含了泪水,巨大的反差更能使人体悟到女仆在面对命运时深深的痛苦以及对那些始作俑者的愤恨。在徒劳挣扎后的绝望中,她们唯有晒然一笑,通过幽默的方式展现嘲讽的力量,以此来维护饱受摧残的尊严。

这种悲喜交融所带来的反讽效果也体现在珀涅罗帕指责海伦的情境中。史诗中的珀涅罗帕认为海伦不该承担引发特洛伊战争的罪名,因为是“一位神明催使她做出可耻的事情”。^[11]而阿特伍德笔下的珀涅罗帕却愤懑地指责海伦是“长了腿的毒药”,^{[5]65}她的自私和淫欲给众人带来苦难和悲哀。^{[5]63}这个情境蕴含了多层反讽意味。首先,叙述者的话语与其流露的内心极不和谐。珀涅罗帕对海伦的指责表面上像是在伸张正义,其实是出于怨恨和嫉妒的情感发泄。虽然珀涅罗帕似乎在为所有受难者仗义执言:海伦“带给我们苦难和悲哀”,^{[5]63}常常用一种爱之切恨之深的语气:“她就不能过一种常规的生活吗?”^{[5]63}可还是掩盖不住她对海伦的嫉妒。海伦倾国倾城,让男人发狂,令城市陷落,而珀涅罗帕长相平庸,只能在家做一个从不越轨的妻子。^{[5]23}珀涅罗帕之所以嫁给奥德修斯,成为伊塔刻的王后,也是因为奥德修斯向海伦求婚不成,才转而为“获取二等奖参加角逐”。^{[5]32}即使在珀涅罗帕的结婚日,海伦也抢足了风头,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新娘只能在房间里委屈地哭泣。作为一个有着正常情感的女人,珀涅罗帕自然对海伦心怀怨恨和嫉妒,希望能以聪明才智换取丈夫的一句夸赞:“你的价值抵得上上千个海伦”。^{[5]73}读者在意识到珀涅罗帕这种表里不一后,眼中端庄的王后变为滑稽的小丑,反讽所带来的喜剧效果就此显现。但是读者在嘲讽珀涅罗帕的同时,也无法否认她在现实中无非是一个情感的替代品,一个不受丈夫重视的哀怨女人。作为一个血肉丰满的正常女人,她所遭受的心理伤害是无以言表的。其次,小说人物的行为或预想与情节发展结果相悖。珀涅罗帕对海伦的谴责不仅没有起到教化功能——海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她把他们的死视作呈给她的贡品”^{[5]63},反而受到海伦的反诘:“由于你,奥德修斯宰了多少人?……我敢肯定你因此觉得自己更重要了,也许你甚至觉得自己更漂亮了”。^{[5]129}珀涅罗帕没有想到,在颠覆海伦美好形象的同时,也引发了读者对她的质疑:珀涅罗帕真的如史诗中描写的那样端庄贤淑吗?那么多求婚人因她而死,她是暗自得意,还是心存愧疚?她在女仆之死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总是以一种超然、优越的口吻讲述故事的珀涅罗帕在不知不觉中由反讽者降为反讽观察者(读者)眼中的受嘲弄者,但是喜剧的形式无法掩盖悲剧的内容。在史诗中被誉为女神一样的珀涅罗帕其实是被剥夺了女性主体之确立所依靠的语言与情感,像玩偶或曰“房中的天使”^①一样被高高地搁置起来,成为父权社会规约其他女性的工具,她的情感与自我一并被禁锢无以宣泄。珀涅罗帕与女仆们虽代表了不同的阶级,但是在强大的男权面前,都不得承受属于女性的悲剧命运。这种悲喜交融的情境反讽一方面使人体悟女性的生存境遇,一方面又指引人去思考女性的发展之路。珀涅罗帕身份的双重性——既是反讽者,又是被讽者——

① 维多利亚时期诗人考文特瑞·帕特莫尔(Conventry Patmore)将女性比作“房中的天使”,意指女性无论在外形上,还是道德上,都要表现得完美无缺。表面是赞美,实则是男权社会为女性带上的枷锁。女性的真实性情无以展现,更何谈自我。弗吉尼亚·沃尔夫则号召女性作家应该“杀死房中的天使”,自由挥洒女性的真实情感。史诗中的珀涅罗帕恰如“房中的天使”,在德行上堪称典范,是“一根用来敲打其他妇人的棍棒”。参见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著《珀涅罗帕记》一书第3页。

可以喻指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双重性与分裂性。一方面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传统性别价值观念的抵制与抗争;另一方面又对这种价值观念认同和妥协,希望为社会所承认甚至是褒扬。一个自我是软弱无助的受害者,而另一个自我是残忍自私的助纣为虐者。通过这种双重性,阿特伍德拆解了传统女性主义视角中女性作为单纯的受害者的形象,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多元的视角来解读女性,用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女性自我的发展。正如在《猫眼》《强盗新娘》《别名格雷斯》等作品中所探讨的那样,阿特伍德认为,女性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不仅要跨越外在的社会阻碍,更要反观自我,正确认识内在的偏狭和两面性;在关注两性关系的同时,还要思考如何与同性间的和谐相处,毕竟女人间的嫉妒、背叛与伤害是女性追求自由和健康人格的一大障碍。女性文论家里奇(Rich)因此指出,女性只有在与母亲、姊妹间求得宁静时,才能真正得到自我的宁静。^[12]

三、结构反讽:对照图示消融二元对立

阿特伍德在反讽的应用上由言辞而情境,进一步推进、深化,强调作品在谋篇布局、情节脉络、叙述线索或叙述模式上构成悖立互反的结构图式。这种结构性的反讽比言语反讽、情境反讽更具整体性,不仅能充分地呈现作家的创作情感,而且会极大地丰富作品的意义空间,增强其思想意蕴。受弗莱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阿特伍德将神话看作一个能够融合个体与宇宙等所有二元对立的系统。^[13]在《珀涅罗珀记》中,珀涅罗珀对寿衣的“拆”与“织”这两个动作既对立又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构成整个文本结构反讽的隐喻。阿特伍德将两极对立性因素——过去与现在、神性与世俗、严肃与戏谑、真相与谎言、贞女与荡妇——并置一处,形成对照性反讽图式,从而揭蔽去伪,凸显故事深层的反讽意蕴。

作品中,现实和过去的距离不再存在,珀涅罗珀和女仆们经常在“过去”(希腊的地府)与“现在”(读者的现实世界)的门槛上跨来跨去。恰如珀涅罗珀所言:“你们现今的世界里不像过去那样经常有神仙大驾光临,除非你吸毒。”^{[5]26}将过去与现在并置,阿特伍德讽古喻今:几千年的光阴流转和科技的高度发达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世事浮华。面对英雄渴求的神谕,神也学会了含糊其辞,就是为了“让他们以后还要一趟趟地来找我们,带着更多的羊、牛、猪,等等”。^{[5]20}强调物质利益的现代人正是一切向“钱”看而不顾什么准则道义。自称智者的现代人更愿意召唤有倾城之貌的海伦,而不是聪明的珀涅罗珀。正是这种轻德才、重美貌的庸俗价值取向导致许多女性仍以取悦和依附男性作为孜孜追求的生活目标,海伦所津津乐道的美人斑、高跟鞋、吸脂术才会大行其道。奥德修斯也脱胎转世,“做过法国将军,曾是蒙古入侵者,曾是美国的企业巨头,曾是婆罗洲猎取人头的蛮人”。^{[5]158}这些人无一不是父权社会的代言人,象征了男性暴力。他们或用刀戈、或用枪炮、或用金钱、或用权势,这些无一不是残害、盘剥弱者的利器。流淌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仍未涤尽社会不公,像奥德修斯这样诡计多端、善用暴力的“英雄”在当下社会里仍是社会“精英”,握有对弱者生杀予夺的权利。当十二个愤怒的女仆将奥德修斯告上21世纪的法庭,古代与现代两个时空又交错并置于一处。阿特伍德戏仿现代法庭上的辩论模式,辩护律师煞有介事地为奥德修斯杀害求婚人的罪行进行辩护,法官也判定他是合理自卫。而对绞死女仆的指控,辩护律师认为,奥德修斯只是在其权利范围之内行事。因为她们都是他的奴隶,而且以她们未经主人允许就被强奸为由,为奥德修斯作无罪辩护。法官最终以不希望违背历史潮流为由,对此案不予受理,并且认为,“这起令人遗憾但不算重大的事件被允许成为本来是功德无限的事业的一个污点,那就很不幸了”。^{[5]152}号称“秉公裁判的二十一世纪法庭”^{[5]153}仍然将天平倾向了男性权贵,并不惜草菅人命。女仆的社会地位在历史绵延中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不断完善的现代法律系统还是存在着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女仆们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得不到正义公平的审判,只能悲愤地求助于复仇女神。这种错乱时空的描述既传达了作者借古喻今的反讽意图,也使读者意识到,“过去”与“现在”也许并非二元对立的观念:“现

在”中有不可剥离的“过去”，“过去”也早已孕育了“现在”诞生的必然性。具备德里达所谓幽灵性^①的“过去”久久游荡(haunting)在“现时”(present)的上空，消解了时间的共时化，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的界限，从而创造了一个亦此亦彼(in-between-ness)的空间。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自由空间里，作家可以在现实与幻想的领域间来去自如；读者可以跳出狭隘的二元观，用更加多维的视角来看待世界；那些曾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缺席的个人或群体的隐秘记忆才会被挖掘出来重见天日；那些曾被排斥、放逐、边缘化的个体或群体才有可能重拾主动性。

《珀涅罗珀记》含有或明或暗多条故事线索，三个主人公——珀涅罗珀、奥德修斯、女仆(集体形象)——的故事编织交叠在一起。珀涅罗珀以自己的声音娓娓道来；女仆们则组成合唱团集体发音，通过民谣、诗歌等多种形式讲述故事；而奥德修斯则通过众人(珀涅罗珀、女仆、吟游诗人)之口，传递他在史诗中的传奇冒险。他们在讲述的同时，也被他人讲述着。^[14]通过这些故事，每个主人公都被多维度地塑造和展示给世人：奥德修斯是有着神性的英雄，还是世俗凡人？珀涅罗珀是贞洁的妻子，还是狡诈的荡妇？女仆们是忠诚的奴隶，还是出卖主人的叛徒？在重叠交织的声音中，真实与虚构、真相与谎言交互存在，挑战读者的辨别能力，引发读者的深层思考。

作为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也不能避免世上的流言蜚语。船只给伊塔刻带回各种互相矛盾的消息。有人说奥德修斯曾到冥界向鬼魂求教，又有人说冥界其实是阴暗昏黑的古老洞穴；有人说他被妖妇塞壬诱惑，另一位则称那只是一家高级的西西里窑子……孰真孰假，令珀涅罗珀无所适从：“很难知道该相信什么”。^{[5]75}奥德修斯在史诗中的英雄形象就这样真假难辨，神性与世俗的对立就此消解。荷马史诗中的珀涅罗珀只是一个象征——“一个训诫意味十足的传奇”，^{[5]3}这种符号式的摹写却更加激发了世人对珀涅罗珀的猜想。阿特伍德坦言：“是什么把女仆们推向了绞刑架？珀涅罗珀扮演了何种角色？”^{[5]11}是一直困扰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使珀涅罗珀备受煎熬。面对身后种种猜测和流言蜚语，珀涅罗珀终于等到其他人都气数已尽，才得以在阿特伍德编织的文本中为自己辩护。然而珀涅罗珀并不是文本中唯一的声，她的故事常常被女仆们的声音打断。女仆们讲述的故事不仅是对英雄史诗的颠覆，也是对珀涅罗珀“真实告白”的颠覆。^{[2]6}在珀涅罗珀讲述自己童年不幸的时候，女仆们则通过挽歌，咏叹作为奴隶更为悲惨的命运——不仅要辛苦劳作，还要受奸污凌辱。当珀涅罗珀揭露婚姻无非是种交易，女仆们则艳羡公主能披金戴银，嫁给少年，而她们不仅无人爱、无人娶，还要遭受主人的剥削。女仆们的声音对珀涅罗珀的叙述有讽刺，也有补充，共同构成对性别阶级双重标准的批判。珀涅罗珀的叙述如流水般蜿蜒向前，逐渐接近隐秘的核心——女仆为何被吊死？珀涅罗珀又在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珀涅罗珀讲述自己如何忠贞地等待奥德修斯的归来，通过织寿衣的诡计对付求婚者的纠缠，要求女仆去求婚者那里充当眼线从而使女仆受辱，并坦承正是因为这个计划没有告诉奶妈欧律克勒亚，才导致女仆们被杀。珀涅罗珀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5]95}在自责的同时，也不忘为自己开脱。她声称，有几个女仆爱上了求婚者，并将寿衣的计划泄露给他们。珀涅罗珀自我辩白的话音刚落，女仆们的声音紧随其后，吟唱了一幕“珀涅罗珀之险”，再现了一个谣传中与人私通的珀涅罗珀。^{[15]273}通过珀涅罗珀和欧律克勒亚的阴谋对白，女仆们称，正是因为她们知晓珀涅罗珀与安菲诺摩斯的苟且之事，才会做了她的替罪羊：“全得怪罪这些女仆！下流轻佻的小娼妇！将她们高高吊着别问什么——全得怪罪于这些女仆！”^{[5]125}读者到底该相信珀涅罗珀的辩解，还是女仆们的指控，阿特伍德拒绝回答这个问

① 早在《幽灵》一文中，德里达就指出，“幽灵不仅仅是灵魂，鬼魂，反过来不合时宜地召唤我们继承遗产的东西，而且还是非死非生、非真非假、把鬼魂的维度重新引入政治的东西。它还帮助我们理解现时公众空间、媒介、交流等等的结构。”参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高桥哲哉所著《德里达：解构》一书第22页。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提出了“幽灵性(spectrality)”以及“游荡(haunting)”的概念。幽灵是一种奇特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相矛盾、悖论性的存在。“既不是灵魂，也不是肉体，同时又亦此亦彼”。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德里达所著《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第11页。正是这种“亦此亦彼”性(in-betweenness)，使幽灵难以定义、无法束缚，因此也赋予其可以模糊界限、打破桎梏的颠覆性力量。

题。正如女仆们自己说的：“亲爱的观众呵，事实很少铁板钉钉”。^{[5]122}珀涅罗珀的告白与女仆的声音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对所谓真相的质疑。对于这些相互抵触的声音，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呢？真相与谎言就这样既对立又互相转化，相信什么在于你从谁的角度去听。隔着面纱，我们看不清珀涅罗珀的面容——是美德与智慧的化身，还是阴险狡诈的荡妇，抑或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努力地在男性强权的罅隙中求生存的普通女人。女仆被吊死之谜也永远不得而解，她们的故事还会继续。因为她们的命运代表了英雄史诗不为人知的黑暗一面，她们的声音则象征了被压抑者的诡谲重现。^{[2]13}

阿特伍德正是通过对照性反讽图式，解构了逻格斯中心主义所弘扬的二元对立，揭示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充满悖论与不确定性。这也正契合了福柯关于历史不确定性的理论，即历史是知识与话语的建构，所谓整体的历史无非是由无数多样性的个体组成的，其中充满了矛盾、断裂、空隙、转换和不连续性。^[16]不确定性恰恰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真实与虚构、过去与现在等这些曾被割裂的两极概念间形成了一个宽广的指涉领域，为作者提供了一个有所作为的空间。阿特伍德在拆解的同时，也在编织，像一个历史学家一样与过去对话，用魔法召唤那些被宏伟的历史神殿所遮蔽的声音，编织起一部属于他者的历史。阿特伍德用属于珀涅罗珀和女仆的“她(们)的故事(herstory)”来均衡、补充史诗中“他(们)的故事(history)”。而“她(们)的故事”并非一成不变、绝对真实，不知何时，她们就会“改变了妆容，[...]。用新的语言言说”。^{[2]5}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拆”与“织”的工作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如德里达所谓的“延异”(différance)，一切皆变动不居，意义正是产生于这个无尽延宕的过程。我们永远无法明确一个概念，只能抱着一种多元、灵动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历史、看待生活，这可能正是阿特伍德欲与我们分享的思想硕果。而那些执着于追求叙事、历史、主体同一性的读者也许会感到怅然若失——珀涅罗珀与女仆们的声音已渐渐归于沉寂，而真相在历史的雾霭中依然杳无所踪，只剩下阿特伍德嘴角一丝反讽者的微笑。

在《珀涅罗珀记》中，阿特伍德仍然一以贯之地关注女性生存以及两性关系问题。通过反讽所具有的包容性与超然性，阿特伍德再次阐明了其独特的女性主义观点：女性作家不仅要通过创作揭示女性在现存社会制度中受到的伤害，强调女性言说和追求自我，更要鼓励女性努力获得人性的完满。而要做到这一点，女性就要勇于正视自己人性中的黑暗面和光明面。^[17]女性要真正得到解放与自由，不是将男性与女性对立起来，或是仅仅取消现存的性别系统，而是展望一个新世界——女人和男人在各个存在层面上都是平等的，一个充满包容与和谐的世界——这也正体现了阿特伍德拆解的真正目的。

事实上，阿特伍德的创作并不受某种主义或手法的规约，她对普遍人性的探索和强烈的人文关怀是贯注其所有作品的主线。她能摘取文学桂冠“布克奖”，也正是因为其作品“搬开了压在文字与心灵上的顽石，展现给世人一个既广阔无垠又纤毫毕现的世界，一个突破了时空、性别和文体的世界”。^{[5]封一}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都能看到神话原型赋予她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正如哲学家卡西尔所言，神话所体现出的“诗性智慧”比逻辑推理更原始、更基本，更能接近和体现人类生命的本真，它是人的激情、想象力和自由创造力的表征。^{[18]15-23}神话再现了一个由内到外的内容，并以独特的方式，创造出一个世界与心灵的统一综合体。^{[18]13}而反讽作为一种感知历史和人生的哲学态度，也恰恰认识到：世界在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19]183}神话与反讽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不期而遇，达至完美契合——神话赋予阿特伍德超拔的诗性智慧，反讽则成为传递这种智慧的载体。

充满悖论的世界令人如此惶惑，当你膜拜其千古文明大厦时，它却掉转身来给你看它的疮痍斑驳，恰如珀涅罗珀的哀叹：“世界仍然和我的时代一样凶险，只是悲惨和苦难的范围比以前更深广得多。而人性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浮华。”^{[5]157}新批评派的鼻祖瑞恰兹强调反讽相互冲突、相互抵消的方面在诗人手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19]179}阿特伍德用反讽的悖论特质解构了逻各斯所崇尚的二元对立，而反讽的包容性与超然性又助其在众多的矛盾元素中寻求微妙的平衡。正是借助于反讽这种既具颠覆性又兼包容性的特质，阿特伍德才得以实践其“拆”与“织”的技艺。拆解的目的是为了编织，碎片的背后是求弥合、求沟通的意旨。

阿特伍德用自己的“织网”传达追求多元、消解权威、包容差异、和谐共存的寓意。感谢阿特伍德,她用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洞察力为世人打开一扇反观自我、启迪憬悟的天窗;感谢神话,它引导人类超越时间的永恒,领悟生活的真谛。

参考文献:

- [1][英]凯伦·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M].胡亚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47-148.
- [2]HOWELLS C A. Five ways of looking at *The Penelopiad*[J]. *Sydney Studies in English*, 2006(32).
- [3][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李杨,李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4]STAEELS H. *The Penelopiad and Weight: contemporary parodic and burlesque transformations of classical myths*[J]. *College Literature*, 2009(36): 100-118.
- [5][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珀涅罗珀记[M].韦清琦,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 [6][加]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M].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 [7]GROSZ E. *Sexual subversions: three French feminists*[M]. Sydney:Allen&Unwin, 1989: 112.
- [8][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M]//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4.
- [9][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死者协商[M].严韻,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 [11][古希腊]荷马.奥德赛[M].陈中梅,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1142.
- [12]SHOWALTER E.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138.
- [13]GRACE S E. Margaret Atwood and the poetics of duplicity[C]//DAVIDSON A E, DAVIDSON C N. *The art of Margaret Atwood: essays in criticism*.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Limited, 1981: 58.
- [14]COLLINS S C. Setting the stories straight: a reading of Margaret Atwood's *The Penelopiad*[J]. *Carson-Newman Studies*, 2006 (11):59.
- [15]SUZUKI M. Rewriting the *Odysse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ry Zimmerman's *Odyssey* and Margaret Atwood's *The Penelopiad*[J]. *College Literature*, 2007(34):263-278.
- [16][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17]ATWOOD M. If you can't say something nice, don't say anything at all[C]//SCHEIER L, SHEARD S, WACHTEL E, et al. *Language in her eye: views on writing and gender by Canadian women writing in English*. Toronto: Coach House Press, 1990:24.
- [18]高乐田.神话之光与神话之镜:卡西尔神话哲学的一个价值论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9]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Unweaving” and “Weaving”: Irony as a Strategy for Making an “Atwood’s Web”

LÜ Xiaoxi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China)

Abstract: With irony as a strategy, Atwood practices her skills of “unweaving” and “weaving”, making *The Penelopiad*, an “Atwood’s Web”. The “web” interweaves Atwood’s insight into the past with her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verbal irony, women exert subversion power of female language; the tragicomical effect of the situational irony highlights Atwood’s concern about women’s living condition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he structural irony with the contrast schemata deconstructs the binary opposition advocated by logo centrism, disclosing the uncertainties and paradoxical traits of the world. The “Atwood’s Web” paradoxically mingles subversion and construction, which reflects Atwood’s pursuit of integrity from pieces and her forecast for a comprehensive and harmonious world.

Key words: Margaret Atwood; *The Penelopiad*; irony; myth

(责任编辑:江 雯)